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报告文学卷(二)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报告文学卷(二)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 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中国男子汉	(1)
归去来兮，汪嘉伟	(79)
世界冠军的沉默	(119)
世界冠军的挑战	(165)
辉煌的悲怆	(219)

中国男子汉



他没有率领过千军万马，但震撼过亿万人的心灵。他不是将军，但将军们说他具有大将风度。

——作者手记

胜利之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从电视荧屏上消失了。

怪球手张蓉芳致命一击，球打在美国队员的胳膊上，横里飞出去，飞得老远老远……海曼、克罗克特望球兴叹，为失去这次难得的夺标机会而掩面痛哭。张蓉芳也放声大哭，哭得那么动情，谁也劝说不住。郎平、杨锡兰泪流满面，而几位年轻队员却纵情欢笑，笑得都合不拢嘴。紧紧地搂抱，使劲地捶打，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实现“三连冠”之后的喜悦。不知道有没有人对泪水进行过分析研究。通常，人们把眼泪分成痛苦的泪、委屈的泪、欢乐的泪。但用这种分析方法，却无法形容中国姑娘们此时此刻泉水般往外涌流的眼泪。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复杂得连她们自己都说不清、道不白。

在这种时刻，敏感的录相师们总是不失时机地把镜头对准赛场上的胜利者和失利者。遗憾的是，他们忽略



鲁光卷

了一个亿万人关注的人物——中国女排的那位沉着冷静、风度翩翩的指挥员。他在哪里呢？在哭还是在笑？

此刻，袁伟民仍然端坐在长滩体育馆场边的木椅上。他的膝盖上摊着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塑料面的记事本，洁白的纸上写着刚刚结束的那场比赛的简况：“第244场，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中美决赛，3比0。”啊，八年时间，他指挥了二百四十四场国际比赛！每一场国际比赛之后，他都要作这样简明扼要的记载。他已经记录了整整两厚本。往常，写下这简单的几句之后，他就该合上本子了。可今天他感到还不尽意，凝思片刻，又挥动那支细小的蓝色圆珠笔，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一行充满情感的话：“难忘的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晚，实现‘三连冠’。”最后这个句号，用笔特别有力。是呀，总算了却了一桩埋藏在心中多少年的心愿！他慢慢地合上记事本，将它放进随身携带的精巧黑色小提包里。他站起身，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片空白，什么东西都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欢笑和痛哭，欢呼和喧闹，他看不见，也听不见。不过，瞬间之后，往事就如汹涌的潮水向他奔腾而来，迅猛地填满了他的脑海。

他想安静一会儿，躲到运动员休息室里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地吸着，品味着。嗜好香烟的人有一句口头



禅：“饭后一支烟，赛似活神仙。”他倒觉得，这赛后一支烟，才真正有品头。青烟袅袅，在他的眼前徐徐地飘散着。啊，往事如烟呀！

姑娘们笑够了，哭够了，也都聚集到这间休息室里来。哎呀。多糟糕呀！她们光顾自己高兴，又把袁指导给忘到一边去了。这可不是第一次忘掉他，而是第三次把他忘掉了。头一回，是一九八一年深秋在日本大阪，中国姑娘第一次夺得世界杯。赛前，她们与袁伟民有言在先，如果拿到世界冠军，他就得老老实实让她们一次。可是，当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时，她们只顾自己高兴得互相拥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袁伟民双手抱在胸前，默默地伫立在赛场边上，入神地看她们笑，看她们哭，那神情宛如一位艺术大师在欣赏自己的一件精美佳作。第二回，是一九八二年深秋在秘鲁的首府利马，当中国姑娘们第二次登上世界冠军宝座时，袁伟民悄悄地躲开了。那次，中国女排出师不利，在分组赛中就以零比三输给了美国女排，造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险境：在以后与古巴、匈牙利、苏联和澳大利亚几支球队的比赛中，几乎不能丢失一局。否则，就会被挤出前四名的行列。袁伟民六天六夜没有睡一个囫囵觉，两只眼睛布满血丝。当胜利来临时，他已把最后一点力气都消耗掉了。他困倦得什么也不想，只想找个地方美美地睡



鲁光卷

上一大觉。当时，姑娘们光顾欢庆艰辛的胜利，又一次把他给忘却了。平日里，她们就想他。但他浑身是汗，油光滑溜的，怎么也抓不住他。而且，姑娘们的心也不齐，胆子小的未冲到他跟前，就先退却了。胆子大的，抓不着他，反而被他抓住，逼到墙角刮鼻子。

“刮！自己刮十下！”他逼着被抓住的姑娘。姑娘们只好乖乖地刮自己的鼻子。后来，几经密商，她们才想出这个锦囊妙计，与他拉勾，拿世界冠军就老老实实让她们一次……却总没有兑现。曹慧英、孙晋芳、杨希、陈招娣、陈亚琼五位老将离队时，都感到没有成袁指导一次，是一大憾事。

这回，姑娘们可饶不了他了。刚进休息室，张蓉芳、郎平就逼近袁伟民：“指导，该让我们一次了吧？”

袁伟民往后挪动着身子，还想躲闪。

“指导，可得言而有信呀！”周晓兰逼上去说。

看架势，今儿个是逃不过去了。袁伟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用商量的口吻说：“稍等一会儿行不行？”说着，朝门口迈步。

姑娘们生怕他乘机溜跑，急忙一窝蜂似地包抄上去。

袁伟民走到一张茶桌跟前停住了脚步，在烟灰缸上



掐灭了香烟。然后，他冲紧紧逼上来的姑娘们淡淡一笑，说：“看你们又哭又笑的，就满足你们一次吧！”

不等他的话音落地，姑娘们便欢叫着冲了上去，抓手的抓手，抬腿的抬腿，把他高高地抛向空中，又把他低低地放到地上。成了！终于成了！笑声，发自内心的笑声，在屋子里激荡。得真解气呀！一下、二下、三下……尽情地！开心地！每一次抛起和放落，都倾注着她们对他的爱和“恨”……过瘾了，她们才放下他，又蜂拥而上，去高大壮实的邓若曾教练和田永福大夫。

袁伟民站在一旁，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悠闲地边吸着边瞧这番热闹情景。“老搭档”邓若曾从一九七九年起，每逢集训，总与他同住一屋，他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田永福大夫年过半百，一心扑在事业上，朝朝暮暮与他相随。吧，痛痛快快地他们吧！

“指导，我们不是在做梦吧？”完之后，张蓉芳、郎平、杨锡兰又围了过来，担忧地问他。

他完全理解姑娘们的心情，但没有回答，只是一味地吸着烟。青烟袅袅，在他眼前徐徐地飘散着。往事，如烟的往事，又象潮水似的向他奔涌而来。“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往事的浪涛中出现了这个最强音，展示了女排艰难曲折而又充满民族自豪感



的成长之路。

“大换血”——一着震惊世界的棋。

虽然惜别依依，但他还是把她们送走了。

这是八年前他走马上任的情景：在太阳宫前面的北京体育馆里，十多位十八、九岁的水灵灵的年轻女孩排成一列，用好奇的目光瞧着他。他脸红了，一直红到了耳根。机灵的姑娘们瞧见他的这幅腼腆含羞的神态，禁不住想笑。但不敢笑出声，只是抿紧嘴悄悄地笑。

那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他和女排的姑娘们，犹如节日的小主人公一样，天真幼稚，充满着美好的幻想。五年以后，他和姑娘们用勤劳的汗水把幻想变成了现实，为祖国夺得了第一个女排世界冠军。第二年。他们又一次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

当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利马的阿姆多达体育馆，登上世界冠军领奖台，纵情欢呼胜利的时刻，袁伟民的思绪已经飞向了决定球队命运的“换血”问题。新陈代谢，是世间万物生长的规律，运动也如此。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命是相当短暂的，到了二十五六岁就嚷开了：“我老了！不行了！”而在社会上，这正是青春妙龄呢！一支球队若要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战斗力的，必需适时地进行新老交替。用运动员的口头语来讲，就是“换



血”，为队伍补充新鲜的血液。

袁伟民知道，“换血”是要付出代价的。世界上的几支女排强队，日本、美国、古巴、苏联，在“换血”以后，无一例外地走了一个“U”形，四、五年还缓不过气来。当然，要尽量缩短这个缓气期，但不管如何短，总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呀！而摆在他面前的缓气时间也就是从现在起到一九八四年夏季奥运会，只有短暂的一年半，这口气能缓得过来吗？如果不马上“换血”呢？在近期内，他的日子是好过的。但一年以后呢？一个好教练员，必须要看到一年之后，两年之后，甚至三年之后的世界排坛。正好从这年十一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运会比赛之后，到一九八四年夏季奥运会，中间只有一次亚洲锦标赛。而这次比赛的胜负，对我们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并无影响。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此时不换，还待何时？付代价就付代价吧！他下了“大换血”的决心。但袁伟民是个不到火候不揭锅的人，尽管他决心已定，却在任何场合不动声色。

姑娘们可沉不住气了。大轿车离开阿姆多达体育馆之后，车上就笼罩着浓郁的离情别绪。

“晓兰，我算是熬到头了。你们不是看得起我这两腿吗，我不打球了，就可以送给你们了。”曹慧英头靠在晓兰的肩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鲁光卷

“要下，咱们一道下吧！”晓兰悄声耳语。

曹慧英笑道：“你恐怕还下不了。总得留几个老队员呀！”

一想到老大即将离开队伍，周晓兰的心中就不是滋味，泪水悄悄溢出眼眶，竟然哭泣起来。

这种情绪一下子就在几个老队员中传染开了，她们也感到鼻子酸溜溜的。

袁伟民微微地闭着眼睛，仰靠在汽车坐椅的软背上。看上去，他是在闭目养神。其实，姑娘们的离愁别绪全在他的眼里和感觉之中。但他装做睡觉的样子，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谁知，这种离愁别绪愈来愈浓烈。我国驻秘鲁大使举行送别宴会时，几位老队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等宴会结束，就一个个溜了出去，躲到盥洗室唏唏嘘嘘哭开了。也许只有泪水可以冲洗掉过早降临的依依之情。可是泪水一淌，依依之情变得更加浓烈了。她们挤在一起，默默地抹着泪水。擦掉了，又流淌出来，总也擦不干净。

袁伟民跟踪而来。他突然推开门，佯装不解地问：“怎么啦？是不是酒喝多了？……”

老队员们迅捷地抹着眼泪，想掩饰她们的秘密。也许，她们可以瞒过别人，但怎么瞒得过朝夕相处的他呢！



陈招娣抽抽噎噎地招供了：“我们要分手了……”

袁伟民笑咪咪地诘问：“分手？谁说的？”顿了顿，又对她们说：“都二十六七的大姑娘了，还尽抹眼泪！快别哭了，我一个也不放你们走！”

这年的年末，他和女排姑娘们来到了印度首府新德里。离别之情又蔓延到尼赫鲁体育场。

“来，郎平，我们俩照张相！”福建姑娘陈亚琼几乎找每一个姐妹合了影。看那神情，仿佛错过这个机会，她和她们就无缘在一道拍照了。

“她要去香港跟她的男朋友结婚了。”在宽大的亚运村餐厅里，郎平悄悄地给一位记者透露了这个秘密。

十一月十九日，这位记者与女排姑娘乘坐一辆大轿车去体育馆。她们的话题，仍然离不开即将来临的依依惜别。

“这是我运动生涯中的最后一场球了，我得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呀！”杭州姑娘陈招娣感慨地说。

记者禁不住问她：“你也要引退了？”

陈招娣笑笑：“不是我想引退，而是我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新手上来了，不退就会挡道。”她望望孙晋芳，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可以放放心心地走了。”

陈亚琼又动情了，说：“一想到离别，我就忍不住想哭。在秘鲁，我们已经抱在一起哭过一回了。将来真



鲁光卷

分手，还不知会是个什么情景呢！”

杨希说：“少不了一场大哭！”

陈招娣话中带刺，指指袁伟民的背影，说：“那可不一定，有的人心肠硬，巴不得我们早一点走才好呢！”说着，朝记者努努嘴，意思是让记者注意袁伟民的反应。

无疑，袁伟民是听到姑娘们的这些话语的。但他充耳不闻，仍然安安稳稳地端坐着，任凭队员们怎么旁敲侧击，就是沉默不语。

陈招娣见指导不动声色，就悄声地对记者说：“这次出来，他管得比哪次都严，生怕我们的心散了，打不好球。其实他不管，我们也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的。”

从新德里回到北京不久，女排姑娘们最关心、也最害怕的那个日子终于来临了。

一九八三年元月十三日清晨，袁伟民闷坐在他那张小巧的栗色书桌前，默默地吸着烟。默默地在思索。半年多来，他不知思索多少遍了，尽管姑娘们毫无顾忌地诉说着离情别绪，而他却把这种情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冷静地权衡着每一个队员的去留。此刻，这种浓缩的感情终于超饱和了，爆炸了。……

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到今天，六年多时间，二千几百个日日夜夜，他和她们的心都紧紧地拴在洁白的排



球上。六年，六个新春佳节，他都和她们一道，离别自己的亲人，在集训基地的球场上度过。他不知多少次，不，应该说是每一堂训练课，都对她们铁板着脸。他为难她们，难得她们老哭鼻子。他不给她们过一天安静的日子，有朋友，也不让他们花前月下……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刻，他感到内疚吗？不，他一点也不内疚。这一切，她们能谅解，因为都是为了那只洁白的球。球呀，你的每一个声响，都凝聚着她们的爱。你的每一次跳荡，都倾注着她们的情。你是她们青春的伴侣，你与她们苦乐同行！说真的，姑娘们舍不得离开抚摸过千万次的球，离不开挥洒过无数汗水的球场，离不开可亲可敬的指导……他呢？他看着她们长大，看她们成熟，熟悉她们的脾气爱好，喜欢她们的性格和球艺。一句话，他也深深地眷恋她们，他多么舍不得她们离开球队啊！

但理智又告诫他：她们该离队了。“三连冠”，不能靠她们了。

老大曹慧英已经二十九岁了。她患过肺病，腿骨也断裂过，至今膝盖里还固定着钢丝。领导答应过她，拿下世界杯，就让她成婚。谁知，在世界杯赛中，曹慧英宝刀不老，打苏联队时，第二局，我队以0比九落后，袁伟民派她上场，扭转了劣势。她成了中国女排的“王牌”替补。“老大不能走！”她在同伴们的一片挽留声



鲁光卷

中，又顶了一年。这一年，她过得太艰难了。每顿饭，都离不开药。该放她走了，总不能让人家打到三十出头吧！

陈招娣倒是一员虎将。什么场合，只要派她上阵，她是没有不拼命的。世界杯赛，中国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时，陈招娣腰伤犯了，她不吭一声，一直顶了下来。但她也二十七岁了，身上的伤也那么重，怎么能让她去打奥运会呢？也该让她下了。

杨希是陈招娣、曹慧英的同辈人。她的接班人郎平已经成为世界著名扣球手了。不应该再留她了，也让她下吧！

二传手孙晋芳，是当今世界上最佳二传手之一，离了她，队里会失去“灵魂”。按理，该让她继续打下去。但她能再顶两年吗？她的腰伤老犯。有时打一场比赛，球赛打完了，她的腰也直不起来了，连向观众招手的劲都没有了……走，就让她走吧！虽然杨锡兰的水平与小孙比，要差一大截，但也只好给她压重担了。

陈亚琼弹跳那么好，年纪也不算大，二十五岁，再打两年也才二十七岁。他真想留她。但她全家都居住在香港，她的男朋友三天两头从香港打电话来催她去办喜事，一次电话费就得花二、三十元。唉，人家有人家的特殊困难。下就下吧，副攻手的苗子还有几个，培养也



还来得及……

他非常清楚，这几员虎将走了以后，中国女排将从高峰上跌落下来，重新去品尝输球时的苦果，他这个指挥员，将面临从未有过的困境。但为了奥运会，为了那个令他朝思暮想的“三连冠”，他认了。他下了大换血的决心，也宣布了这个决心。今天，离队的姑娘们就要走了，待会儿就要开送别会。也许，二楼会议室都已经布置好了。她们要走了，他送一点什么礼物给她们作纪念呢？几乎是不假思索，他就想到了球。对，正是那只洁白的球，把他和她们联在一起的，体现着她们的战斗情谊。送给每个离队的老队员一只排球吧！

他从没有使用过的新球中，挑出了五个。又从笔筒里挑出那支日本的粗黑的油笔，用他那熟练的行书在一只新球上写下了两行字：“曹慧英同志离队纪念。中国女排，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给孙晋芳、杨希、陈招娣、陈亚琼，每人都写了一个。

二楼会议室的长条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水果、花生、瓜子、糖……欢送会的气氛很浓。但姑娘们却默默地坐着，耷拉着脑袋，没有人说话，更没有笑声，空气显得很沉闷。到会的领导说过话之后，会场上就出现了长时间难堪的沉默。寂静得可以听到队员们的喘气声，甚至连掉到地上一枚针也可以听到声响。最后，还